

困學紀聞注

15
495
7



困學紀聞注卷九

新錄文  
有胸那

六千二百五十里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天道

三五歷紀

案唐書藝文志雜史類  
徐整三五歷紀二卷

天去地九萬里

見藝文  
類聚一

淮南

子天文

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

周天上今  
本有故字

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

本文有凡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二句

不宜  
漏引

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

五百里

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洛書甄曜度無天  
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十二字

孝經援神契周

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

太平御覽  
無里字

八百三十三里

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

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

據周髀疑  
脫一百字

里

見太平御  
覽一

仁 5  
495  
7

凌

學校圖書

牌算經七衡周而六開以當六月節六月為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君  
御注節六月者從冬至至夏至日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為半歲六月節  
者謂中氣也不盡其日也又曰是故一衡之閒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  
里之一即為百步君卿注此數夏至冬至相去十一萬九千里以六開除之  
得矣法與餘分皆半之又曰春分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五萬九  
千五百里而夏至秋分以往日益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冬至周髀音義七  
衡者七規也謂規為衡者取其衡運則生規  
規者正圓之謂也六開兩衡相去之閒也 關令內傳天地南午

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

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

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脈

見太平御覽二 論衡說日 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

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後漢張衡撰 自地至天一億萬

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

差一寸後漢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  
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

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  
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與此文不同王氏所引蓋據太平御覽

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

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按考靈曜從上臨下八萬

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天門

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周髀注天不足西北是  
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

戶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今本周禮疏作三千周髀  
注引括地象亦云三千

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周髀注引作二億  
二萬三千五百里 廣雅

釋 天圓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

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

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

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

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

以上皆周禮大司徒職正義所引之文 廣雅天園作天圍闢又案天圍闢至天高等一段言天度也東方七宿以下言宿度也天度云當作宿度云王氏引正義而未正其誤

月令正義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

何云句讀未詳 程易田云某分里之某句讀甚明白而義門云句讀未詳蓋不知古人紀數命分之句

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

極謂之四表

周髀曰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冬至夜半時北遊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遊所極

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周易口義云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依杵

此天形也

晉書天文志上英時中常侍王蕃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疆

一晝一息  
 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  
 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

里

安定之說周易義海撮要未子語錄釋天行健取之 元史伯璿論天地云胡氏云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萬八千

里今但云天行九十餘萬里豈一時計致堂胡氏謂天雖對

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為何云閻校地有方所可

議之比也元圻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關令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

晉書天文志上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

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

算法類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案隋志天文類首列周髀一卷趙嬰注又

一卷甄鸞重述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

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為股其影為勾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

實勾股之鼻祖舊本題云漢趙君卿注其自叙稱爽蓋即君卿之名然則隋

志之趙嬰始即趙爽之訛歟又小學類廣雅下卷魏張揖撰揖字稚讓清河

人太和中官博士其書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註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

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祕書學士曹憲為之旨釋避煬帝諱改名

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 宋王偁東都事略胡瑗字翼之泰州如

阜人以布衣論樂拜校書郎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以太常博

士致仕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

見周禮大司禮疏 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闕而起畢昂

元圻案尸子說見太平御覽三十七郭璞注見釋天邵氏正義曰左傳疏引孫炎云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郭註本孫炎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會于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漢書律歷志云斗綱之端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

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元圻案楊倞注見荀子不苟篇張湛注

見列子天瑞篇 陳振孫曰楊倞唐大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案葛洪

釋渾天亦引此又曰地太虛之中大氣舉之皆見晉書道書謂

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

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為

風輪所為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名洪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案抱朴子去地四千里風力猛壯有剛風世界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元圻案魏雅言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及六合之外以為惟聞之周茂叔者恐是此文苑英華八百六十四顧况廣陵白沙大雲寺碑曰地輪依水水輪依火火輪依風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佛體也變佛體為金色界地輪是也金色界中有香水海水輪是也香水海中有光明藏火輪是也復有寶林香花瀾漫周遍佛土風輪是也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撰抱朴子者洪所自號因以名書內篇論神仙吐納符籙尅治之術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而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元圻案周髀注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則百物阜安草木蕃庶故曰四和

白虎通日月篇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見太平御覽七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元圻案晉書隱逸傳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著正天論云云徐整長歷曰日月徑千里周圍二千里下於天七千里顏氏家訓歸心篇曰一星之徑大者百里

正天論云云徐整長歷曰日月徑千里周圍二千里下於天七千里顏氏家訓歸心篇曰一星之徑大者百里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  
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

漢志全云司馬彪作斗二十六原注四分退二○案後漢書作四分退一晉志斗二十六

原注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大衍謂太初歷今赤道星

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

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

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見後漢書律歷志而沈存中全云長

○夢溪筆談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黃道度

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

同同閩本蔡伯靜名淵西山先生長子朱子門人亦謂歷家欲求日月交

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

以是歟原注淮南子天文訓箕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元圻案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

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

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酉八十度

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本不載

四分度之一故正義亦不載後漢律歷志斗二十四牛七女十一虛十危

十六室十八壁十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二畢

十八南方百九度角十三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東方七十七

度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與前志不同晉書律歷志從後志沈括

夢溪筆談七歷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指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

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者斗魁所抵也宋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古

人所以注意於斗分之疏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

一歲之星辰一陽生於此萬物萌於此律歷起於此也唐書歷志僧一行

日度議曰四分法雖疎而先賢謹於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

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疎密立晷儀下刻漏以稽晦朔分至躔離望其赤道

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臺太初最密劉向總六歷別是非作五紀

論後漢律歷志賈逵論云其斗牽牛與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

赤道者為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同道而日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周髀算經月度疾日度遲日月相逐於二十九日三十日間日行天七十二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及合乎建星山堂考索曰赤道天度也黃道日度也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為一班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為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范志一行之所紀者是也書錄解題正史類後漢志三十卷晉祕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劄令平原劉昭宣卿補注蔚宗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註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乾興初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補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

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德宗五年元年甲子

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

肇國史補案今本國史補三卷中無此條裴胄問董生云正觀貞觀作正觀避宋諱

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

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武帝三十七年改元太初元年丁丑冬

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歷甲申崇天歷冬至日在

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原注每年不及者一分差見

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歷冬至日在

建星即今斗星見後漢律歷志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何

承天上新歷法表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歷冬至

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歷在斗二十一祖沖之請改元嘉

疏云漢初用秦歷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歷日在

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案宋書志南齊

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

差二度以上見宋書歷志下沈存中云顯帝歷冬至日宿斗初



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元圻案前漢律

歷志注晉灼曰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至常不  
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法天度相應 夢溪筆談  
七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為寅卯辰夏  
為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  
顯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  
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  
也 山堂考索曰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之大明歷是也  
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胤歷是也亦有以百八十二年差一度者梁祖  
冲之大同歷是也亦有以八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歷是也虞喜謂  
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歷以七十八  
年差一度最為密率 朱子語類曰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週天必差過一  
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天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差堯時昏  
且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  
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 明王可大象緯新篇曰漢自鄧平改歷之後洛  
下閩謂八十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歷已差五度  
而閩未究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  
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  
而不及至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不甚密至唐僧一行  
行乃以大衍歷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歷家皆宗其法然猶

未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  
而歲差始為精密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其官  
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為式 晁氏讀書  
後志兵類武經總要四十卷會公亮丁度撰康定中朝廷恐羣帥味古今之  
學命公亮采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略凡五年奏御制度五卷邊防五卷故  
事十五卷占候五卷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官廷尉攷定元嘉歷 南齊書  
祖冲之傳字文遠范陽人也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為  
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永明中遷長水校尉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

為法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見隋書天文志春秋

文曜鈞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見晉書天文志而本朝韓顯

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元圻案北史藝

術傳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  
曰蓋器測影而造渾儀量天而作渾天覆觀云云 晉書天文志蔡邕謂周  
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  
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又曰順帝時張  
衡制渾象至吳王蕃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  
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開元占經晉劉智論天曰或問云顯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蓋天以天象筮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為晦明渾儀以天裹地地載以氣天以迴轉而日月出入以為晦明二說其誰得之劉智曰昔者聖王治歷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圖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為中而未規為赤遊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為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定星宿之進退為術乃密宋書天文志徐爰曰王蕃云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晉書劉寔傳寔弟智字子房以儒行稱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頴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唐書藝文志劉智正歷四卷薛夏訓夢溪筆談七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玉海四至道中韓顯符上渾儀法要十卷序伏羲立渾儀云云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闢苞授規日月星辰之

象

案宋羅泌路史引此文日月上有正字文義較明

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隋志云爾闢

苞似是人名氏當攷

全云河圖闢苞恐是緯書名目故曰受深寧疑為姓名者非集證按劉恕通鑑外

紀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臾區占星闢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闢苞與鬼臾區等並稱五官其為人名氏可知或曰闢苞受河圖篇名見文選石正容與孫皓書注志蓋誤闢為闢也○元圻案孫子荆為石苞與孫皓書注引河圖闢苞受曰帝感苗裔出應期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

原注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原注見後魏書初學記一云宋張鏡非也

方樸山云唐人避諱耳○元圻案魏書藝術傳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嘗著觀象賦其辭載本傳賦叙畧曰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闢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暎以摧頽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遂援管而為賦北史藝術傳作張深文選謝莊月賦注引之作張泉蓋皆避唐高祖諱

大象賦唐志藝文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

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

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之之闕木蘭臺薛集蘭臺上有芸閣

字坐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

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

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為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

祖時棄官為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

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見唐文粹四後人因以此賦附

之非也元圻案李播大象賦曰卷舌列天譏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氣天譏備巫卷舌安其寂然附耳矜其詔諛又曰長垣崇

司城之備少微彰處士之懿又曰虎賁之微猛士進賢之訪幽人史記天

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索隱宋均云隋謂垂下也天官書

又曰畢為罕車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譏亂臣在側晉書天

文志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卷舌一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佞

讒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唐書方伎傳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

任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以論撰自見蕭山王宗炎曰卷舌列天譏之表

是臚賦列星其末云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參器府之樂肆掌貫索

之刑書取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曰扁屏而絕驅奈臨河而羨魚則其

自叙生平蓋嘗官協律及典獄之職者薛士龍李宜書大象賦後文見浪

步天歌唐志藝文志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

遺內供奉王希明撰喬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

頌五行吟總為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

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

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

人也元圻案鄭樵六經奧論天文總辨曰步天歌唐書以為王希明作而

實非也隋有丹元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沒其名至唐王希明則引

漢晉二志以釋之是書一出漢晉二志號為精天文者皆未足以盡天文何

也蓋古今天文志徒有星形而遠近未得其信如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下

見象不知休祥而深知休祥者讀書志曰或云王希明自號丹元子書錄

解題載韋斯歌一卷青蘿山布衣王希明撰不知何人又似未嘗官拾遺供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

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見天文志襄陵

許氏名翰字崧老謂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

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隕文欲作而地

理決王道之革也全云果爾則天固不以爲祥也○元圻案許氏之說呂本中春秋集解取之注已見卷六第十七頁

後漢永建初永建順帝初元李邵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

齧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

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原注

天文志注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臯

又謂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尹臯閣本

晚下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何云五條以抄本補○元圻案史記

趙世家無公子牙攷世家武靈王立五國相王趙獨否合國人謂已曰君二十七年立王子何以爲王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今稱趙君其即武靈歟然則公子牙或即公子章之諛也 後漢書天文志注古今注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邵上書諫云云案袁宏後漢紀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司徒李邵以疾疫策罷不得有上書事蓋家書傳會之說 後漢書方術傳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北鄉侯立復爲司徒邵子固已見前傳 邵果有上書事本傳亦不容不載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案天官書集解徐廣曰甘公名德也本昴魯人正義曰七錄云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

石申魏人戰國時太史公天官書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書序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

家孔安國云巫氏也君爽馬融謂殷之巫也集證陸氏釋文馬融

云巫男巫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

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俱咸又序正義文後漢天

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

原注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

隅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全云周以前巫官非細職蓋重黎之流周以後始賤之集證郭璞賦載藝文類聚地部隋志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巫咸五星占一卷日知錄據尚書及孔傳則巫咸之為商賢相明矣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所謂殷商巫咸是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咸作筮是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祀曰來楚詞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精而要之史記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祥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是也

莊子

大宗師

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

云傳說奉中闈之祠

案李播大象賦天江為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闈之祠

注云傳說

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

今本云苗為注

說為商

良相豈為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

明者也

何云祠傳說可對奉姜嫄主科名之說也

全云此猶近世以張仲為司命而通志天文略一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謹按

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傳說者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祀娉神此傳說之義也偶商之傳說與此同音諸子百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出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

春秋繁露云

天地之行篇

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

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

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

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

元圻案後漢書丁鴻傳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和帝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其辭具載本傳書奏帝以鴻為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

案哲宗紀在元祐九年三月是年改元紹聖

元符末日食

正陽之朔

在元符三年四月朔哲宗之十五年也

此皆有陰慝見於禳象志

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歷志月食之

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神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八年

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神宗十一年戊午至哲宗元祐七年壬申凡十

五年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

儆戒如此况日食乎元圻案宋史王巖叟傳巖叟字彥霖大明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

廷對皆第一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司馬光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於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月食之疏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閩按冰當作砒砒古厲字注云

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

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

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為始遁甲

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七歎云訊九魁原注音與六

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王逸注補注謂北斗七星輔

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

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洪興

祖補注案宋史天文志輔星在第六星左弼星在第七星右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

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

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廣雅曰樞一第二旋星經作璇

志二曰天璇第三機星經晉志俱作機第四權晉志五曰玉衡第五衡曰玉衡第六開

陽星經作闔陽第七搖光星經作瑤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子時

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

外恐誤

原注徐整長歷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爾之高祖母一首也 蘇肅宗寶應時人自號啓元子首註素問八十一篇者

精於醫唐人物志云王砮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近杜註都遺此

素問太始天元冊問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

又從標而為始下元板缺遁甲式法今猶用焉八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

字○元圻案素問天元紀大論六十六鬼與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

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

曜周旋九星上古之時也上古世質人淳歸真反樸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

古道德稍衰云云今猶用焉 此條改懸朗作垂明避宋諱也 四庫全書

總目醫家類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砮註漢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

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經九卷

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冰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

為京兆府參軍晁公武讀書志作王砮杜甫集有贈重表姪王砮詩亦復相

合然唐宋志皆作冰而世傳宋槩本亦作冰字或公武因杜甫詩而誤 漢

書天文志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

蓋注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不氏星經招搖星在梗河北入氏

二度去北辰四十一度據此則洪氏以招搖在七星之外實有所本 錢氏

養新錄十七按說文無魁字當為魁之訛古書斗為斤與斤相似因誤為魁

并讀如祈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類語云緯

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

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案素問曰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 漢天文志風陽

中之陰大臣之象也 埤雅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蓋祖荆公之說

周禮大宗伯疏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 素問天元紀

大論鬼與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

地之陰陽也生長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

陽地亦有陰陽云云

顏之推歸心篇顏氏家訓之 孔毅父全云 星說亦倣屈子天

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昭之

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

原注傅元擬天問見太平御覽

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

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巫咸昭曰來吾語女

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上天

下載之此謂上皇 書錄解題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

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先聖四十八世孫黃太史

頌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 四庫書著錄 柳宗元天對見本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

吳音訛而然 此條乃未張彤基墨莊漫錄語○方樸山云李義山自注其詩引古詩云王姑阿母時相見 全云黃姑星牽

牛星之別名爾雅以河鼓星為牽牛非是 集證藝文類聚載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元圻案周密癸辛雜識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在河之陽案案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織女為黃姑何耶又歲時記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為牽牛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 案爾雅釋天星紀斗牽牛也又曰河鼓謂之牽牛邵氏正義曰此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也然則爾雅蓋謂河鼓亦名牽牛非以河鼓為即星紀之牽牛謝山於此似未詳攷石氏星經織女三星河鼓三星圖皆作鼎足形或以河鼓為織女蓋因星象之似而誤以河鼓為牽牛蓋因不詳審爾雅而誤河鼓黃姑語之轉耳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 集證御覽 善作喜 風也折揚奔

厲天之怒風也 原注見御覽○案辨雅引 之長作暢兩風字俱作氣 周官小祝寧風

旱 春官之屬 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

元圻案春官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 漢書食貨志以趙過為也 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圳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又曰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疑疑而盛也 韓文公訟風伯曰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列於咎徵宋景平元有雲五

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 集證宋書符瑞志少帝即位景平元年四月有五色雲見西方御覽八百七十七咎徵部五色雲引宋書曰前廢帝景平元有雲 五色如錦其年五月司空徐羨之廢帝為榮陽王 韓魏公五色雲

見之事不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 何云此條從閻氏所得鈔本增

○元圻案見氏讀書志韓魏公家傳十卷韓忠彥撰錄其父琦平生行事家傳曰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琦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見 是年第一人王堯臣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



餐何本作滄○見太平御覽四百十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

時也何云元本龍城一條不連刻前空三行全云龍城錄託名柳子厚

花夢事出其中唐志無此書蓋依託也容齋隨筆十今人梅花詩詞多用

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為劉無言所

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於丁至夜

則西沒矣安得將且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浮盡令人老

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為精當老杜有

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閻按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王及甫上閻按及甫同州進士朱文

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為該備元圻案書錄解題歷象類天經十九卷同州進士王及甫撰進不知何人玉海三云詔祕省勘詳其人洞曉星歷令與特奏召試朱子答蔡伯靜書云天經論撰甚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

中以未為中原注以火星論之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

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

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於未也朱子曰堯時皆日星中於午月令差於

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元圻案此條正文及注皆

取鄭樵六經輿論中星辨之文朱子說則王氏所續鄭氏中星辨云言天

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於辰也凡言

正者正於午也凡言中者中於未也凡言流者流於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

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於午者謂之中有中於未

者謂之中堯典四仲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為中以

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為中若以論星

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

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焉故以未為中且

以火星論之維其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維其以未為中

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維其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維其以辰為見以

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後蟄者畢不特火星為然諸星亦然如詩

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已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

午未申酉戌為火伏見之始終則以未為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

正而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後魏天象志序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

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爲二志

故陸機云學者所疑元圻案班孟堅叙傳曰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降應王政景以燭形舉

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作五行志其後後漢晉宋隋唐諸書皆因之北史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

鉅鹿下曲陽人也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二年詔撰魏史收於是與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衆口誼然號爲穢史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亦爲十二

辰元圻案夢溪筆談七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

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爲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

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二時言之

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

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

建星近斗原注月令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

井壁四星原注詩正義何云四方唯不言西○元圻案月令仲春之

宿此云弧星中建星中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其中也史記天官書南斗爲廟其北建星高誘曰弧九星

近井建六星在斗上皇侃曰弧當井之十六度建當斗之十度小雅大東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

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旁有五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方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

唐天文志咸通懿宗年號中熒惑鎮唐志作鎮星太白辰星聚於畢

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

以厭之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

月令凡二儼月令作難釋文乃多反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

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

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

而出行於是索室感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以上皆鄭注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

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儼所以存

愛民之意而已元圻案季春之月正義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為陰故云陰氣右行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仲秋之月正義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昂畢本位大陵既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曰命國人難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

唐天文志一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全云東京記

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

其上因以為名元圻案唐書天文志一行作大衍歷詔太史測天

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謂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潁州陽城是也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中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五代時王朴奏進欲天歷表云古之植圭於陽城者以其近洛故也蓋尚儼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玉海百六十二浚儀祥符二年改祥符爾雅釋山霍山為南嶽郭註即天柱山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灊縣天柱山在南書錄解題地理類東京記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次道撰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

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見漢書律歷志案爾雅釋天太歲在甲曰闕

逢太歲在寅孟康注此為甲寅之歲易緯是類謀云攝提招紀鄭注云攝提招紀天元甲寅之

歲 甲寅自古以為起歷之元故 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

爾雅紀歲名不始於子而始於寅 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歷

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

提格之歲畢陬之月爾雅釋天月在甲朔日己巳立春

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

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

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名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

實非甲寅原注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 全云原注九字是正文 集

乙卯蔡邕論曰顓頊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月日起於天廟

營室五度○元圻案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史記歷書載武帝改太初歷之詔

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闕蒙攝提格

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以太初元年年為甲寅年也故史記歷

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年為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年為戊午又五年太始元

年也為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年為甲

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詵等建議以為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

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年歲在

丁丑今考之通鑑編年與宗詵之議照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

太初元年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歷元用丁丑即以太初元年年為元也非

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特以太古甲寅歲為

起歷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猶言以七年為上古甲寅

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

耳非元封七年即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歷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為元順紀

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歷之數此其起歷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

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即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太

史公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於歷術年名之下哉此

必後人增益之無疑也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曰歷始於顓頊上元太始

闕逢攝提格之歲畢聚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觀此

則知上元太始猶言上元太初也顓頊歷以甲寅為元故漢歷亦以顓頊之

大衍歷議曰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

四分歷案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春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

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大衍歷中氣議見唐歷志按漢志魯釐

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為壬子見漢書律歷志

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見隋書律歷志然則緯與殷歷同故

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歷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

不與殷歷相應案晉律歷志曰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

多一日傳率少一日唐一行日度議曰命歷序以為孔子脩春秋用殷歷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歷合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也春秋分記宋眉山程公說伯剛撰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歷

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

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

哀之正而後建子閒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

異尚也歷亂而不之正也元圻案後漢書律歷志注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洪善算與蔡邕共述律歷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春秋分記注見卷六第四十頁孔穎達曰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

歷有小歷有大歷唐曹士為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

萬分歷本天竺歷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為歷元雨

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歷行於民間石晉調元歷用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困學紀聞注 卷九

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歷削去符天之學為欽天歷

集證五代史司天考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蔦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兩水為歲首號符天歷然祇行於民間而馬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於朝廷賜號調元歷又王朴傳周顯德二年詔王朴校定大歷乃削去近世流俗之學以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歷○元圻案書錄解題歷象類羅計二隱曜立成歷一卷稱大中大夫曹士蔦亦莫知何人但云起元和元年入歷

劉貺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元圻案劉貺大樂令璧記上杜夔漢世之樂郎不識旋宮

之義苟勉晉朝之博識莫知古律之則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律以歷合氣以錯行金奏隨律而變宮以宣地靈登歌與歷而改調以應天氣歌奏相命所以合天地之情也唐書劉知幾傳子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

劉洪曰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

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

下云此謂允執其中今誠

術未有差錯之謬術未有獨中之異日無驗改未失是日檢將來為驗者也見後漢律歷志

李文簡

何云以為

至論

閣按李燾傳乾道四年新歷成燾引劉洪此論於疏乞申飭歷官討論無名氏宋史全文孝宗乾道四年八月行乾道歷禮部郎李燾

言歷久必差自當改法歷家精微莫如大衍大衍行於世亦不過三四十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抑嘗聞歷不差不改云云此劉洪要言至論也

莫莢謂之歷草

案述異記堯為仁君歷草生階

田球子曰堯為天子莫莢

生於庭為帝成歷

見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

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

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

而復始

原注唐律賦有朱草合朔○宋書符瑞志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莫莢一曰歷莢尚書中候堯即位七十載朱草生郊

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有

閏十三葉

原注平園表用梧桐之葉十三閣按平園周必大號集證漢志墨家田球子三篇宋吳淑事類賦注遁甲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注梧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

者是其遺說參同契

全云魏伯陽作

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

案朱子答袁機仲書曰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始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

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說甚詳亦自有理 京房易傳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 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光明四通倏易立節

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

丹鉛錄引此作月滅乙癸案參同契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終始則

乙下當有癸字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

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朱震漢上易納甲圖說虞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

自 全云魏伯陽居上虞虞仲翔居餘姚然考仲翔所說易學本於孟喜其初立易註奏曰臣高祖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會祖平與合成述其業祖鳳為之最密臣父日南太守敬受有舊書則仲翔之淵源遠矣京房之師焦延壽亦傳孟喜之學者也今以時代考之伯陽蓋與仲翔祖相輩行漢

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

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

辛巳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

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

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

數九故曰九地九地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

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全云河圖玉版已有納甲之說又云納甲之法不盡同如揚雄葛洪所言又異於京房 集證魏伯陽參同契聖人上觀章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入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元圻案夢溪筆談七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攷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于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於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于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交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

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序然亦胎育之理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

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

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替為一備地

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周左氏昭元年載醫和之

言曰天有六氣杜註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

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全云天五地六見於大易天六地五見於國語故漢志云五六天地之中

合然左氏之說又與素問微不同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砮

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

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集證沈括筆談黃帝素問有五運六

氣五運者甲己為土運乙庚為金運丙辛為水運丁壬為木運戊癸為火運也○元圻素筆談七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也其

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元武太陽水之氣也曰騰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為腎腎亦二左為太陽水右為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為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為否泰者也中夾太陰土為勾陳勾陳之配則脾也程氏遺書十九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遺書作十日一風五日一雨恐是坊本之誤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

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

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為鳥屬而反

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

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

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



論云十二辰之會案蔡邕月令問答會作禽當從之五時所食者必家

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

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

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

不可一定也見孟春之月食麥與羊正義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按

獨不及辰之禽龍集證論衡言毒篇辰為龍巳為蛇說文巳部亦謂巳為蛇象形集證論衡物勢

篇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酉雞也卯兔也申猴

也又按乾鑿度孔子曰復表日角鄭注云表者人體之章識也名復者初震爻也震之體在卯日出於陽又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為牛牛有角復人表

象是丑為牛之證史記陳世家周太史筮敬仲完卦得觀之否云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為羊巽為女女乘羊故為

姜是未為羊之證九家易法說卦曰犬近奎星蓋戌宿值奎也是戌為犬之證易林坤之震亦云三年生狗以成戌母○元圻案唐彥遠法書要錄曰梁

庾元威論書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湖東王遺章仲將定為九十一種謝善助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內有鼠書牛書虎書兔書龍書蛇書馬

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也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閻按瀛國公在位二年凡三千六

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闕逢無紀致堂讀史管見云有

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

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案此說本緯書元命包乾鑿度見後漢書律歷志分為十紀

蓋茫誕之說劉道原恕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

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眾說不同三統歷次夏

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况開闢之初乎

王質景文作張孝祥于湖集序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

長含經何云此姚秦時妖僧妄造其可據乎宏詞人之陋如此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

氏之皇極經世集證廣雅釋天天地闢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曰九頭五龍攝

提合維建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乞○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疑年譜一卷年略譜一卷雜年號附劉恕撰謂春秋起周平善隱史記本紀自軒轅列傳首伯夷年表起共和至魯隱其間七十一年即與春秋相接矣先儒叙庖犧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眾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為信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為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為年略譜 隋書經籍志佛經總說姚萇時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舍經及四分歷 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宋邵子撰其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起於帝堯甲辰至後周顯德六年己未凡興亡治亂之迹皆以卦象推之 國朝王氏鳴盛曰王氏知諸家說開闢之年為茫誕豈知堯元年甲辰以下亦茫誕乎近儒史學唯萬斯同季野善於稽覈識見獨精所撰紀元彙考斷自共和庚申始今本亦從此逆溯至唐堯元年甲辰者乃後人所附益也 案司馬子長作史記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共和以後始為年表為千古特識

以十一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順宗年號在位止一年

都利術士李彌乾原注聿斯經本梵書○案宋劉熙古作續聿斯經一卷程子謂三命

是律五星是歷晁氏謂洽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

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

龍五星之術其來尚矣何云此推步非占驗也 集證唐藝文志歷算類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都

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據公者譯其文 丹鉛錄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為律觀情以律歷居陽而治陽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為歷觀性以歷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案周書曰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地之便量

錯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古人之擇地如此而已我辰安在小論命

之說也以上引真西山送吳正叟序文語傳云不利子商哀九年左傳則見姓

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全云楚宮公劉二詩蓋古人建都卜宅以求陰陽之和而非葬經之可藉口我辰安在豈是論命姓有五音古人有此說亦不足據維戊庚午特以內外事分剛柔亦非擇日也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

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晉高祖

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

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

二十分何云十二時占九十六刻餘四刻破為二百二十四分故各得八刻二十分也一時凡五百分四刻十分

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上

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

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闕按五代史馬重績傳正有八刻二字則王氏所見本不如今

本矣○元圻案明史天文志西洋之說命日為九十六刻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製器甚便也 書錄解題正史類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歐陽修撰其為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為世訓又典故類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 四庫書著錄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閔與四維

甄鸞注藝經曰捐閔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

時相從徐援稱捐閔是奇兩之術以上皆甄鸞注文御覽引

藝經作捐閔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

其方戊巳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

維 集證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五引藝經曰捐閔者先閔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虎不如龍豕者何為來入兔宮王孫畫下乃造黃鍾犬往就馬非類相從羊奔蛇穴牛入雞籠四維者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羊圈天門地連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猪鄉鼠入虎躔○元圻案數術記遺曰於太山見劉會稽問曰數有窮乎會稽曰吾曾游天目山中見有隱者莫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余亦以此意問之先生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閔與四維數不識三妄談知十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數術記遺一卷舊題漢徐岳撰北周甄鸞注岳東萊人晉書律歷志所稱吳闞澤受劉洪乾象歷於東萊徐岳者是也隋志具列岳及鸞九章算經七曜術算等目而獨無此書之名至唐志始著於錄 甄鸞別注云劉洪付乾象於東萊徐岳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元揚子謂之太元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桓譚新論

曰揚雄作元書以為元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太元

與此所引不同 石林謂太元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 此老子第四十二章之文 三之為九故

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 老子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 太元以

一元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首 原注金樓子云

揚雄有太元經楊泉有太元經○元圻案張衡傳注桓譚新論曰元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編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元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三篇也 金樓子雜記篇下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 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楊子太元經十四卷晉徵士楊泉撰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

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 案程子讀太元中首曰中陽氣潛萌

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太息之曰揚子雲之學已嘗至此地位 先天圖

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

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

動也元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

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元其見天地之

心乎 見觀物外篇 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

秋之元 何云附會 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

元似未盡本旨 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潛虛是五行為本五五相乘為二十五兩之為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

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 玉海三十六張行成為潛虛衍義十六卷案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載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行成字文饒一字子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

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 今本靜或作盡 十二

大寒之陰閩按有十二大寒終句不宜漏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

洲閩按盤洲洪适號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元

案四庫全書總目法家類管子二十四卷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其註舊題房元齡撰據晁氏讀書志蓋尹知章作也幼官篇曰春夏秋冬氣十二日一代春秋各八冬夏各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秋候平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贏極氣常短周益公平園續集洪文惠神道碑曰公諱适字景伯初名造字伯溫一字景溫鄱陽人相孝宗諡文惠罷相後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自越歸得負郭地百畝因列岫雙溪之勝復置臺榭引水流觴種花藝竹名曰盤洲有盤洲集一百卷

國史志云歷為算本治歷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

遲治歷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歷元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幽詩於十月日為改

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原注曰為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男忠錫孫孝濬校字

畏忠驗新奉備外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地理

何本載閩云萬斯同季野曩謂余云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  
 有史傳諸書予其駭其說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  
 不足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開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  
 似明一統志誇多泛濫令人厭觀乃悟著書自有體要苟其人其事無關地  
 理不容闖入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察風土  
 李宏憲云飾州邦而叙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  
 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南軒論修誌  
 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  
 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理東至某地若干里南至某地  
 若干里西至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謂之四至東南到某地若干里  
 西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北到某地若干里東北到某地若干里謂之八到惟  
 杜氏通典係刻本宛然具存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譌或原  
 有不備者矣又云古書中言地理者舉東可以該南舉西可以該北非若東  
 之與西南之與北截然不相通也知此乃觸處無疑何云通典舉四至郡  
 縣志詳入到寰宇記仍李宏憲之例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

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集證玉海五十七三禮義宗明天地歲祭義引禹受地記云崐崙東南五千  
千里之地謂之神州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曰脩槃之水出崐崙之山史記大宛傳禹本紀言河出崐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視所謂崐崙者乎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按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崐崙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

鹽鐵論論鄒

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

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絕陸不通

案論鄒篇以九字斷句下云川谷阻絕陸不通此所引有脫文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

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元折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鄒衍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乃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禪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西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

管子水地

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

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案閩本無齊字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

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

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

書地理志下凡民畜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杜牧

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

唐書作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何本載周云自周官屢言

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及地圖圖於地理為尤切矣班固撰地理志一則

曰秦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故蕭何入咸陽收丞相御史圖書藏之帝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晉裴秀曰周秦地

圖祕書殆絕僅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為精審於是作禹貢地

域圖今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道士朱思本輿圖所謂蓋其平生之志而十

年之力者明人轉相增竄名以己圖漸失其本真獨計里畫方之法猶遵若

玉律愚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書云其合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

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隋宇文愷曰裴秀輿圖以二寸為千里

何云元稹集有進西北地圖文字朱子集書牘中亦有之○元圻案唐書杜

名傳佑子式方式方子牧牧字牧之善屬文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

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

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

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

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所以兵常當天下 晉書裴秀傳秀

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一曰

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

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置形所以校

夷險之故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

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准望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

與遠近之實相違失准望之正矣 閻氏引裴秀語漢氏下當依本文增輿

圖二字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邱一潔

川 見河渠書 李垂導河書曰東為潔川者乃今泉源

赤河北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

行二渠蓋獨潔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

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

閻按兗州之潔即禹所二渠之一渠 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

漢書作揭



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武帝七年改元元光三年河徙東郡

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閩按齊都賦海旁出為勃不獨今天

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或曰抑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勃海碣石益明顯矣程易田云史記高祖本紀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余謂勃蓋旁跌合聲緩讀旁跌急讀則勃也此人口中自然之聲初無義有聲而後義具也集證玉海二十二祥符四年開滑州減水河五年秘閣校理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書目一卷考古探今欲復河之故道又有導河形勝計功畢功圖今缺○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下右北平郡驪城注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溝洫志禹以為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鑿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泮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注臣贊以為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欽定前漢書考證臣齊召南按尚書但云入于海史記河渠書始云入于勃海而班固用之本無差訛禹河自周定王以後雖漸遷移不定而其入海之口總在直沽至漢猶如故也孝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其入勃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改道從頓邱徙耳地理志於魏郡鄴縣曰故大河

在東北入海于勃海郡成平縣曰虡沱河民曰徒駭河此則禹貢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使禹河不入勃海則史記于宣房既築之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也贊說非是此說足以釋厚齋之疑東都事略李垂傳垂字舜工聊城人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修起居注了謂惡之罷知亳州又文藝傳晁補之字无咎宗慤之曾孫也有雞肋集一百卷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

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

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

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全云王存作建隆三年

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見九域志卷三今

為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

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全云歐陽志作

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

邯為雍王所都之廢邱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

縣元圻案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二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地後魏改首陽為渭源縣隴右道一秦州大潭縣本良恭大潭兩鎮皇朝乾隆元年

合二鎮立大潭縣未圍山在嶺西俗名白巖山輿地廣記十五皇朝熙寧五年置渭源堡屬熙州有鳥鼠同穴山今謂之青雀山又岷州大潭縣皇朝

建隆三年以良恭大潭二鎮置大潭縣熙寧六年來屬有禹貢朱圍山史記項羽本紀項王立章邯為雍王咸陽以西都廢邱正義曰括地志犬邱

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輿地廣記十五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既立卜居雍曰後世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又十三京

兆府與平縣本周犬邱懿王都之秦改曰廢邱漢高帝三年更名槐里晉置扶風郡而改槐里曰始平縣書錄解題地理類元豐九域志十卷知制誥

丹陽王存正仲集賢校理會肇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芻等刪定輿地廣記三十八卷廬陵歐陽忞撰政和中作忞為文忠族孫行名皆連心字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

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

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集證文選孫綽天台

山賦仍羽人於丹邱兮尋不死之福庭注楚辭曰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曰因就眾仙於光明也丹邱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

不死之鄉元圻案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篇高誘註曰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

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

郡為九江柴桑縣為九江亭案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柴桑莽曰九江亭

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

渠證水經三十五江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

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而胡晁曾氏因之全云胡旦晁說之曾

敗元圻案朱子九江彭蠡辨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右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

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唯國初胡秘監曰近世晁詹

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証皆極精博而鄭漁仲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蔡氏傳曰九江今之洞庭也

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太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

口外洲章昭注當作浹口蓋傳寫之誤原注唐盧潘引地理志

入海今漢志云蠻夷中集證漢地理志丹陽郡黟縣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師古曰黟音伊字本作夥其音同續漢郡國志會稽郡太末注左傳謂始蔑句章注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為名句踐欲遷吳王於甬東章昭曰縣東州羅願新安志率山在休寧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率水出焉寰宇記引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漢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蠻夷中不可曉槐按方御覽六十五引地理志作南率中率俗作率蓋因形近而誤○元圻案越語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始蔑章昭注始蔑今太湖是也左傳哀六年見始蔑之旗注始蔑越地今東陽太末縣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太末孟康曰太音如閩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始蔑之墟太末之里吳語越王使人告于吳王曰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萬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

非但蜀有棧閣也閩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即宮室亦有之全云宮室復道見史記漢書甚多○元圻案齊

策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田單敗燕而反齊地故為棧道木閣而迎之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

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

魚陂集證水經二十八沔水又東南與楊口合注竟陵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次于魚陂者也○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尚書郎括蒼鮑彪注秦策冷向謂魏冉曰楚包九夷之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注未詳疑為濟陰高魚元吳師道校注即引王氏此條以正之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

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案見解題十二愚按黃霸傳入穀

沈黎郡後漢荏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荏都縣元

鼎武帝二十五年改元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武帝四十一年改元天漢四年

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

青衣主漢人冉駝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

汶山郡至地節宣帝五年改元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北部都

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原注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

山郡并蜀○元圻案史記大宛傳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諸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目前通大夏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曰為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郡班氏以沈黎汶山二郡旋即省并故不列於地理志然汶山之省書於宣帝紀沈黎之并不書於武帝紀亦記事之疎漏也 歐陽忞輿地廣記三十黎州漢屬蜀越巂二郡唐大足元年置黎州取古沈黎郡為名按沈黎郡本在都地漢武帝開之置郡既而罷之又茂州本再隴國漢武帝開其地置文山郡尋罷屬蜀郡

荀卿為蘭陵令案史記荀卿傳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

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蘭陵也古靈閻按古靈陳襄號全云安定弟子

詩亦誤閻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家與史記卒因葬蘭陵全云疑是淮陰之蘭陵當再考 集證晉地理志元康元

年分東海置蘭陵郡永嘉之亂淪沒石氏元帝渡江後幽冀諸州流入相率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按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漢蘭陵唐省入承縣楚之蘭陵也江蘇常州府武進縣西北有蘭陵廢城此南蘭陵也○元圻案楊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及韓侂胄用事召之不至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諡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著誠齋集一百三十卷 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古靈集二十五卷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人皆顯於時集序李忠定綱作也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原注隆為銅川令○案司馬溫公文文中子補傳隆字伯高阮氏注上

黨有銅鞮縣本漢書地理志龔氏何本載閻云龔氏名鼎臣明道閒人注隋初置銅

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閻按當作樓煩始統

秀容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

忻州龔注是也集證隋地理志定襄郡統縣一大利樓煩郡統縣三靜樂臨泉秀容秀容舊置泗州後周又置平寇縣州

徙雁門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郡尋廢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州廢又廢銅川○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又中說注十卷正義大夫潘川龔鼎臣輔之撰龔自云明道閒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案龔注今佚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

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為同

集證宋書州郡志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

河南滎陽宏農三郡隋地理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元圻案中說王道篇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司馬溫公文中之補傳晉陽穆公名蚪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隆生通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

案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

文中子之教興

於河汾

閩按宋史地理志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何本載閩云鄭註檀弓西河云

龍門至華陰之地水經酈注屢言子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集證水經四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岢谷水注之注云岢谷側谿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局接闔似是棲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按唐地理志汾州西河縣本隰城肅宗上元元年更名與子夏西河無涉張守節誤○元圻案司馬溫公補傳曰晉陽穆公始家河汾之間中說事君篇楊素使謂子曰益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不願仕也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

尤竒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

南陽郡平氏

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

出東南至淮陵

閩按陵似當作浦

入海

案此班氏自注文

禹貢集解云

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

愚考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

原注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為淮

陵國○案小註亦宋書州郡志文攷之兩漢及晉志俱合

輿地廣記

淮路

泗州招信縣本淮

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

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

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

原注廣記漢淮陵故城在淮陽

軍下 邳縣 寰宇記

全云樂史作

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

里見河南道十六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集證山海經海內東

經淮水出餘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水經淮水又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閩氏謂淮陵當作淮浦是也經義考傳寅禹貢集解二卷存○元圻案書錄解題地理類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太常博士直史館宜黃樂史子正撰起自河南周於海外當太宗朝上之史記夏本紀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漢志淮浦屬臨淮郡後漢志屬下邳郡蔡氏傳淮入海在今淮浦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

衣履天下案師古註曰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臨

淄屬郡有服官齊三服官見漢書平帝紀五年詔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

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

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集證說苑反質篇引墨子檢今墨子無之疑是

節用中下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全云今世織造在江浙蘇杭二府而東人之技無聞集

證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罷齊三服官注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繼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銷為夏服師古曰繼即今之方目縈也紈

素今之絹也輕縹今之輕紫也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原注元次山名浯溪亦

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集證漢地理志靈門縣有高泰山壺山浯水所出今山東莒州西南有靈門

廢縣○元圻案程氏大昌演繁露十四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縣壺山東北入濰從水吾聲則浯非帛所自

名也元次山浯溪銘序曰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漚於相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名浯溪唐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

五代孫天寶十二載舉進士復舉制科會代宗立丐侍親歸樊上作自釋曰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

令為聖令烏鹵為斥鹵閩按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為西門豹

時皆為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當襄王地志亦云爾○元圻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

兮灌鄴旁千古烏鹵兮生稻梁呂覽先識覽樂成篇民歌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後漢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

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田水經十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而呂覽謂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

而西門豹弗知用何也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

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作洵洵水上有關在金

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

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集證今陝西商州東

有武關湖北鄖陽府鄖陽縣西有廢長利縣鄖關在焉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昭十五年左傳而周不知

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

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

矣全云感燕雲之禍也○元圻案唐書地理志河北道鎮州常山郡幽州范陽郡皆置大都督府北狄傳契丹本東胡種至元魏自號契丹臣於突厥

咸通中部落寢疆光啓時入寇幽薊劉仁恭討之十年不敢近邊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唐廢帝下詔削奪石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

求援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鴈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即位以幽涿薊檀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宋文鑑呂氏大鈞世守邊郡議曰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弊珠玉事獯鬻而商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

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

士為漢武求仙之處集證玉海一百六十二唐太宗實錄正觀十

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傍有祠室瑩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巉巖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元圻案史記封禪書李少君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

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揚雄蜀記愚

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全云蜀記本不足據○元圻案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曰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劉淵林注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

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注又曰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

案今本水經所列僅一百一十六水

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集證云見唐六典注 通典州郡四

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

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

壽良縣光武更名

案漢書地理志東郡壽良應劭曰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

又東北過

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

漢志千乘郡狄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

荷通典水過湖

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

漢志山陽郡湖陵莽曰湖陸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陵

後漢郡國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

汾水過永安則琯縣

順帝更名

漢志河東郡彘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

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

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

並見卷二十七沔水條下○闕按王禕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

有又云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一段似王氏原文為今刊本鈔本所遺殊可惜特補於此 全云是歐陽圭齋序文非王語 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

晉太康

晉武帝初元

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

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

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為桑欽而又云

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何水又北薄骨律鎮

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

案錢氏大昕曰王氏所引武侯壘永安宮薄骨律鎮城皆注之瀕入經文者

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

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



時人意者欽為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自如山海經以下皆顏氏家訓

**郭注不傳**問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故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何云焯按地理志引桑欽者六歐陽元功水經補正序云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循者此說近之也集證歐陽元補正水經序按隋志有兩水經一郭璞注一善長注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鄭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鄭注四十卷亡其五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今人言桑欽者本此崇文總目作於宋景佑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也余嘗參訂之

說者疑欽為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甌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為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循者此說近之也○元圻案唐六典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為中川者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斯為小川者也注桑欽水經所引之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鄭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鄭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事迹具魏書酷吏傳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今惟道元所注存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惟永樂大典有之至於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云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苟涉必重舉其名以更正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於下方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鐘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爾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

全云字子年 荷秦時人 拾遺記 譎誕之說 程泰之 錄 謂黃圖蓋唐

人增續成之 原注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 閻按王氏弟應鳳字

明臺上有九室又棘門在橫門外又柱南京北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  
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又有船庫官後改  
為縣凡四條皆今本所無○元圻案拾遺記漢太上皇佩一刀長三尺上有  
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鄴沛山中有歐冶鑄  
上皇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今所鑄鐵鋼彌難成若得  
公腰間佩刀雜而治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上皇則解七首投於爐中  
劍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佩於身以藏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  
於寶庫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  
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又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  
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  
闕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  
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  
子欲從向受其術此二事三輔黃圖庫閣類載之與此文略同而以高祖  
劍謂即佩之以斬白蛇者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三輔黃圖六卷不  
著撰人名氏晁公武據所引劉昭續漢志註定為梁陳間人作程大昌雍錄  
則謂晉灼所引黃圖多不見於今本而今本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社稷儀  
皆明引舊圖知非晉灼之所見又據改槐里為興平事在至德二載知為唐  
肅宗以後人所作其說較公武為有據又雜錄十卷宋程大昌撰是編考訂

關中古跡以三輔黃圖唐六典宋敏求長安志呂大防長安圖記及紹興秘  
書省圖諸書互相考証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有說又小說類拾遺記十  
卷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事迹具晉書藝術傳故舊本繫之晉代  
然嘉實符秦方士是時關中雲擾與典午隔絕久矣稱晉人者非也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

名非南陽郡也 閻按南陽為墟名出異苑注杜者不甚遵之 全云

里曰隆中則非墟明矣○元圻案書錄解題小說類殷芸小說十卷宋殷芸  
撰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鍊非也其序事止宋初或稱商芸者宣祖未祧時避  
諱也 隋經籍志雜傳類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 梁書殷芸傳芸字  
灌蔬陳郡長平人勵精勤學博洽羣書歷官秘書監司徒左長史

素問云 何本無 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

右熱而左温 元圻案書錄解題醫書類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此  
固出於後人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此四語見素問五  
常政大論篇第七十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  
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

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  
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非但見於此碑也

集證後漢楊賜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注引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尾右漢表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摩滅陳國扶樂人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

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

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集證玉海百六十一唐書張廷珪傳武后召見

長生殿此殿在東都又一百五十七唐地理志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閣上元中置○元圻案通鑑唐紀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為皇后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武后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又斬之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漉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又中宗神龍元年正月癸卯張柬之等迎太子至元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

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 洛陽本東都武后居之改名神都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

出

案章懷注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今言臯陶未詳

水經注

沁水條

引墨子曰舜漁

獲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

陽服字疑即獲字

元圻案水經注九沁水又南與獲澤水合水出獲澤城西白澗嶺下墨子曰舜漁獲澤應劭曰

澤在縣西北又東逕獲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 路史有虞紀注獲澤在今澤州之陽城墨子言舜漁於此 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幼有奇才博通羣書更始二年遣鮑永安集北方衍曰計說永永曰衍為立漢將軍世祖即位遣使招永衍疑不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自立功任用衍為曲陽令衍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

今本云屬宣州 按

漢無宣城郡南陵縣

原注宣城縣屬丹陽郡 薄太后陵耳 全云明見外戚傳何必引貢

何云貢父云南陵

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見地理志顏注不攷地理志

何邪集證按史記景紀二年置南陵風俗通正失篇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非也三輔

黃圖文帝母薄姬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察廉為南陵丞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唐書地理志關

內道京兆郡領縣二十無南陵蓋京兆之南陵唐時已廢而江南道宣州宣城郡有南陵遂據唐時之郡縣以入注而不攷地理志以致誤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晁氏謂

冀州之呂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原注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

明白問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元圻案地理今釋孔傳梁山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

岐山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

呂梁山一名骨脊山為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頴山者為

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為河水所經曾取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

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以釋蔡氏之疑宋毛晃禹

貢指南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土及梁岐乎禹

導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

東諸侯也壹通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案秦昭

懷王入武關伏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魏信陵君

兵截其後即此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率五國之

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即此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

客貧辛波路壯澗其辭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

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案詩品

曰鮑令

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常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大雷在舒州望江

縣集證按隋地理志同安郡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

集證太平御覽六十五水經曰雷水南經大雷戍西注大江謂之大雷口  
一派東南流入江謂之小雷口也宋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乃此地 晉

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

一步

原注積雨為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為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全

軍集十卷宋鮑照撰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虞  
炎序中本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 梁書鍾嶸傳嶸  
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  
為詩評隋書經籍志總集類鍾嶸詩評三卷或曰詩品 晉書庾亮傳亮報  
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余仕於吳郡

閩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  
初差監平江百萬東倉也

嘗見長洲宰其圃扁

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

案吳都文粹載唐方干  
茂苑堂詩米友仁記

余曰長洲

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

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

此後漢

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

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

吳也曰宅有所据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

帝在江都閩按時贈諸葛穎亦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

於唐武后時

原注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  
閩按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蓋

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之文以名縣亦非無其地 何本又載閩云  
漢王莽傳臨淮瓜司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則與元和志所云長洲  
苑同指在蘇州者而言非東陽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古人文字密  
集證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吳地記曰長洲在始蘇南太湖北岸閩闕所  
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  
軍遊始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按此指在蘇者言○元圻案左思吳  
都賦造始蘇之高臺臨四達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 漢書  
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濞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吳  
王不納乘復說吳王曰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夫漢并二十四郡  
方輸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巨  
離宮不如長洲之苑注服虔曰吳苑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隋書文學傳虞  
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奉詔與虞世南庾自直  
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殺胡林在樂城縣

原注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

故以名之 集證唐地理志鎮州常山郡樂城縣本隸趙州大歷三年來屬張舜民使北記契丹怒晉出帝不稟北命擅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北歸于鄴西愁死崗得疾至樂城殺狐林而崩愁死崗者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為愁思崗訛為愁死殺胡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元圻案書錄解題典故類續通典二百卷翰林學士承旨大名宋白太素等撰

隋牛宏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

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

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全云續通典宋白作又云柳公綽呼牛僧孺為奇章公以此○元圻案太平寰宇記一百三十九巴州其章縣本漢葭萌縣地梁武帝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其章山為名其章山一名隆城山是寰宇記亦誤作其章近刻輿地廣記三十二原闕利州路據宋刻本補云巴州曾口縣其章鎮本梁置其章縣熙寧五年省入曾口有奇章山縣名誤而山名不誤 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在周襲封臨涇公開皇初授祕書監進爵奇章郡公 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第進士相穆宗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

何云疑曾子之書已亡 今世所傳視漢亡

入篇矣

此晁氏讀 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

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踈

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錄脚字處微續漢人 晁氏讀書志子部儒家類曾子二卷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日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 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歟視隋亡日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 朱子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曰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他書者為曾子七篇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

歷更相治閒不容翽忽出曾子天圓章原注曾子云其閒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

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二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名季宣字士龍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

壽考乎閻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元圻案孔叢子居衛篇

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變也嘗為吏賦

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

卯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大事記一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

公元年穆公尊事孔伋解題曰伋子思也通鑑載孔叢子子思言苟變於衛

侯三章於安王二十五年是歲慎公之三十六年也去孔子歿百有三年子

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 薛士龍浪語集三十八策問孟子題辭孟

子學於子思資治通鑑外紀穆公訪子思之歲距孔子卒七十有二而周紀

魯穆公薨子思見衛謹侯後此又三十有一年下距孟子見梁惠王之歲凡

四十有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未足過多子思之年無

乃過於壽考乎 劉道原通鑑外紀周紀八劉恕曰家語篇後敘孔子子孫

及孔子世家皆云子思年六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相答問則孔子時

子思已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十四年壬戌卒至魯穆公三年甲戌當威烈

王之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三子思蓋九十餘矣漢藝文志云子思魯穆

公師禮記檀弓云魯穆公問子思舊君反服孟子子思弟子亦言與魯穆公

同時必不妄則家語世家不當云子思六十二歲而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

穆公卒去此又三十一年子思蓋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是當時莫之稱道

固可疑也 呂薛之論實本於此

家語三恕荀子荀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

韓詩外傳三說苑敬慎皆云觀於周廟有歌器焉晉

杜預傳云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

廟為是閻按南史祖沖之傳亦云造歌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

集證按北齊魏收傳亦云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歌

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石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

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

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

言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

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集於魏文帝時漢七

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載家語蓋六篇之一也集證三國志魏劉邵

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隋書經籍志雜家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皇王大紀曰黃帝作輿凡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几之銘以戒逸欲

胡文定名安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

之韓詩外傳九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

曰二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

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

曰某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

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

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

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為欲

當之者也某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案荀卿非十二子篇謂它器魏牟陳仲史鮪墨翟宋鈞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也韓詩外

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何云韓嬰詩外傳嘗引孟子求放心之論

所以止云十子不盡荀卿同也○案韓詩十子有范雎田文莊周而無它器陳仲史鮪亦不盡同愚謂荀卿非子

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

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元圻案法言君子篇或曰荀卿非數家之言悅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言也 賈同責荀文亦未能辨晰及此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陳仲子

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為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鮪

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元圻案此條非與上條相反乃所以實非斯假託之說也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苟曰新浴

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

之焦焦閩本云元板作焦焦受人之域域者哉案今本荀子焦作焦楊

當為或域荀卿適楚在屈原後屈原卒於楚頃襄王時春申君

年考烈王頃襄三太子完也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何云

聞之則述古語矣○元圻案說苑說叢亦曰新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

荀子大略曰非其人而教之齋楊倞注齋與貧同盜糧借賊兵也

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荀子曰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

陶橫革直成為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

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

楊倞愚嘗考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

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

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原注真與直相類○案盧氏文

詔曰窺或本是真窺字與成音近橫革即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原注之交未詳世本

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元圻案小註引世本宋衷語見陸德明易井卦釋

王霸篇畢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皋牢猶牢籠

也何云古人多書舉作畢一字也天官書黃澤作澤全云世本皋夷作畢夷

畢夷集證楊倞註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又按益為皋陶之子列女傳作畢子○元圻案列子天瑞篇畢如殷敬順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何云三見而不言其亦遠乎人情矣此腐儒偽撰也全云不言者事耳非竟無言

也 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  
乃可與言也大略此莊子外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

荀子不苛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  
之語本此元圻案阿房宮賦唐杜牧作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

案大戴記亦作備 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

知何本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何云非此書幾

矣不復見五泰之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

采熙寧舊本亦未為善當按詳攷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剛  
注文何云此校勘者所當知元圻案荀子賦篇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  
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泰楊倞  
註五泰五帝也謝金圃師校曰五泰宋本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

從元刻與困學紀聞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

河閒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何云獻王之言謂堯存心於

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

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

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

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

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

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

之鑿江通於九派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

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見君又曰湯稱學聖王之

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

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見建本篇司

馬公為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

其必賢於文景遠矣閣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

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謂如此差除那裏得來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日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日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圖則心說矣全云閻氏謂河間獻王當從祀孔廟以其有功周禮為最先予謂獻王豈特有功周禮一經哉以毛萇為詩博士則毛詩之傳其功也貫公為春秋左氏博士則左氏之傳其功也漢廷未立學官河間已有博士其功大矣至其所集雅樂武帝存而不御以致元成時鄭聲繁興然王馬宋粵猶能明其義

者使哀帝能立之學官樂豈亡乎○元圻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曰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禮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司馬溫公河間獻王贊曰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真之篇首詩書之

序亦然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法言十卷司馬光集註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之註尚存故光哀合四家增以己意各

以其姓別之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為偽孔傳所移詩序為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繆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

老泉太元論曰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

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

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與謝民師書亦謂

太元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何云以揚子為無得

不可也其言則可以為監矣 全云文人講道其語不摯况欲擬經益悖矣

○元圻案漢書揚雄本傳贊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宋咸注法言序曰柳宗元剛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其亡誤子厚蓋有取乎法言也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揚雄劇秦美新文見文選矣

司馬公雖曲為之辨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何云言稱

漢公法不法矣 ○元圻案法言孝至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司馬溫公迂書謂莽自况伊周則與之况黃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為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于篡伊周豈然哉 朱子通鑑綱目入於新莽天鳳五年書莽大夫揚雄死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孝章法云半通闕原注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注十三州志曰有秩畜夫得假半章曰半通半章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 ○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

文辭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軍事著論名曰昌言損益篇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注十三州志曰有秩畜夫得假半章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元注禮記曰綸今有秩畜夫所佩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元之心學也何云亦老子之學 集證太元養初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

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守初一閉朋牖守元有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

十有二焉案中說魏相篇子謁見隋主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按唐會要武德元

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元圻案唐會要大內

門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案帝號門記隋義寧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高祖受禪於太極殿唐書高祖紀同義寧二年即武德元年也豈因受禪之故而先一日改殿名歟 唐皮日休文中子碑曰文中子姓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數為中說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其高第弟子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見吾唐

受命而沒 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原本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哀輯成書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

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元圻案中說天地篇齊韓

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唐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正用文中子語可以證龔本之不誤然其意則論為論詩也故其下云漢有毛鄭師道可觀

封禪秦漢之侈心 案王道篇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此河汾篤論

也房魏學於河汾 唐司空圖文中子碑曰房魏數公皆為其徒 而議封禪之禮

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

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元圻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一月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為封禪使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五月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朱子綱目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顏師古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 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未有也太宗方

明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世俗之惑可勝歎焉 梁書許懋傳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將欲行焉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緯鈎命決云封于泰山禪于梁父此緯書曲說非盛德事不可為法上嘉納之

龔氏法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

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

注閉心捐欲也 集證按說苑政理篇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元圻案王道篇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又曰顏延之王儉任助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天地篇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于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事君篇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記註與而史道誣矣 案問易篇史道與而經道廢矣記註與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 註當作

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恐非何

此論不謂厚齋已發之。元圻案通典職官三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左傳晉侯使鞏朔獻捷于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吏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則左右史非實錄也久矣

張元素問禮見魏相篇注云史傳未見元素蒲州人唐書有

傳注以為未見非也何云注最疎略當時隋書舊唐書想民間難得耳。元圻案張元素蒲州虞鄉人傳見舊

唐書七十五新唐書一百三新書傳稱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云云帝顧房元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元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魏徵問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舊書所紀略同通鑑刪魏徵語不載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見王道篇此叔恬之言也

原注元魏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何云此論未為非周人之先固自竄於戎狄之間矣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深寧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惜其治之未善耳何說謬○元圻案中說王道篇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於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魏書高祖孝文紀稱帝聽覽政事從諫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每言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誠得致治之要其太子恂之廢也因恂苦河洛暑熱與左右謀召牧馬輕騎奔代中庶子高悅道諫手刃之於禁中罪由自取孝文常戒恂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其教子亦有方矣惟好用兵以致不詳至其孫孝明帝崩余朱榮乃謀廢立司馬溫公文文中子補傳云弟疑續叔恬即疑之字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

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谿魏相篇注云王績字無功嘗題

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王績作見唐文粹九十九文中子講道

於白牛之谿當從龔本元圻案四庫全書別集類東臯子集二卷唐王績撰唐志載續集五卷陳振

孫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今本止三卷或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采續詩文集為此編王績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

之器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者曠皓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收曰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負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頌及河

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祭

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

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元圻案天地篇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為天乎曰眇然小乎所以屬乎人曠然大乎何獨能成其天禮樂篇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又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關朗篇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曰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事隱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周公篇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一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

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事不顯惟中說獨傳王無功仲長先生傳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開皇末結庵河渚間以息身焉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瘠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祭仲長統文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伎不求無愉無愛古人有言微妙元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云云龍亢靡悔似當從集作必悔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

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

乎覺聲品品集作器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

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

揚班之儔也案楊升菴曰此賦今不傳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

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原注可附中說注全云原注

是正文○元圻案中說禮樂篇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子驟而鼓南風曰噫道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遂作汾亭之操 琴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

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

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元圻案中說天地篇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

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端緒音若墮篋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與 書錄解題文史類詩苑類格三卷李淑撰 唐書李百藥傳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入唐官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高祖問周捨口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 南史陸厥傳時盛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集證魏慶之詩人玉屑沈約謂詩病有八一曰平頭謂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謹樂莫具陳今謹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二曰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謂如聲鳴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謂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蓬條不同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疊韻為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久為正紐流柳為旁紐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

述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

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

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

於文藝傳者勗勗助勗勸原注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獎福

祚福時福獎疑即福郊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元圻案杜淹字執禮如晦之叔也附見唐書如晦傳 新唐書文藝傳王勃字子安兄勗弟助皆第進士助字子功初勗勗皆著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勗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勗亦有文 劉禹錫宣歙



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王公碑曰常侍諱質字華卿姓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為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既沒諡曰文中子文中子福祚為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試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會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公其季子也案舊唐書一百九十九上王勃傳止附見勳勳而不及助勸勸三人又以勳為勳之兄與新唐書不同杜淹文中子世家并不及勃兄弟故云補世家之缺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

文載文苑英華九十七

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

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

建元之恥歸於洛陽

案司馬溫公文中子補傳六世祖元則元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受宋禪誅表蚪由是

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官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

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

曲中說周公篇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

始則晉陽之

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

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

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階

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涘又注云此

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

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

等十餘人稱為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

薛收以理達方莊周賦云謝即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門人多至

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以上皆無功自註文然無功不及房杜

魏何哉何云門徒當以賦注為據鄭毅夫全云名獬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

卒於開皇隋文帝初元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

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

皆霑襟集證晁氏讀書志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常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

按龍川文中子引云文中子沒於大業十三年則年三十三○案中說王道篇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見子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吾所以憂也門人退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開皇十年出為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歲餘卒官 關子明 全云關朗 太和

魏書孝文帝紀即位七年丁巳 中見魏孝文如存於開皇間 改元太和當宋順帝昇明元年

亦一百一三十歲矣 集證晁氏志云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中說關朗篇或問關朗

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起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 而有問禮於子明 杜淹文中子世家云開皇

四年文中子始生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問禮於河東關子明 是二者其妄不疑晁

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 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

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人收最知名 通仁壽四年始

到長安 通鑑隋文帝紀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 其書有內史薛

公見子於長安 中說禮樂篇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往事之無失也 用此

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抑又可知也 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論○元圻案杜淹

文中子世家曰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恒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彥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 朱子文中子續經說曰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皆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是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

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

事迹具宋書孝標名竣以字行事迹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為新語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

張巨山 何云巨山名嶠 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

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

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料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

召忽謂管仲為兄大匡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

之命小問甚陋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

本云房元齡非也閣按張巨山名嶠襄陽人官敷文閣待制見宋

張巨山集三十卷嶠為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惶恐上章引伊尹善

無常主及周任不能者止之文以自解嶠之筆也秦德之遂摺修注掌制今

四庫書目作紫微集蓋從宋史藝文志 唐書儒學傳尹知章絳州翼城

人馬懷素緒定秘書知章是正文字於易老莊書尤懸解 管子註唐志宋

崇文總目皆作尹知章陳氏書錄作房元齡鄭樵通志又云尹知章註十九

卷房元齡註二十卷晁氏讀書志以為房元齡註尹知章所託今攷房尹本

傳皆不載其註管子或亦不出於尹手未可知也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

原注施者瀆田

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原注謂立君以主之手

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

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元

案地員篇正作匡此避宋諱 宋史呂惠卿傳立手實法用弟曲陽尉和卿

傅子全六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案傅子語劉恕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

民以術傾隣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

見輕重

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元圻案蘇子由古史二十五管仲傳曰

增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

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奪報之尚何以霸哉 朱子語類管子非仲所著仲任齊政事甚多稍閉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問工夫著書底人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時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 傅子管子隸校尉鶡觚子北地傅元撰隋唐志皆載傅子一百二十卷宋志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 四庫書從永樂大典所載編綴總為一卷厚齋此條所引不載卷中 書錄解題別史類古史六十卷蘇轍撰因司馬遷之書上觀詩書下放春秋及秦漢雜錄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小匡 呂

氏春秋審分覽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

時當以管子為正何云後方論說苑多誤奈何取以為證○元圻案說苑君道篇晏子設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

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此王氏所據也君道篇又云晏子對景公曰昔先君桓公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一篇之中而前後互異說苑果不可據王氏偶未詳攷耳新序雜事篇又云臣不如弦章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元圻案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六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政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理故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季通鑑外紀引用此文惟蚩尤改為風后 史記五帝紀蚩尤作亂黃帝禽殺蚩尤帝王世紀黃帝使力牧神皇討蚩尤氏擒于涿鹿之野周書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皆不云為黃帝相而風后之名見於史記帝王世紀論語摘輔象諸書故劉道原改之

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

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閻按馬公驢以為蓋古塾師教條管子之作內政以教士之子者爾 何

云馬驢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爾蓋本朱子語○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十一家弟子職一篇註應劭曰管子所作管子書 國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開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又管子曰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

勝以喪禮處之第三十章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第二十章獨得諸河上

公而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辯之元圻案此晁景迂跋王弼注老子語四庫全書提要晁

公武讀書志曰太史公謂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葛洪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帝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詰問之即授素書道經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云然隋志道家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河上公注又載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則兩河上公各一人兩老子注各一書戰國時河上公書在隋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耳隋書經籍志道德經二卷今存唐志傅奕注老子二卷今四庫書不著錄畢氏沅道德經攷異自序謂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佳者數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為世所希傳故就其本互相參校云云今攷第三十一章後引王氏此條案曰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注故晁氏云爾第二十七章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攷云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故無棄物淮南子同奕然則傅奕不以此文謂非老子本書也豈晁氏所見奕注非即畢氏所據之本耶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第五十九章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

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原注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

方伯暮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

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

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何云此荆公莊周論之唾餘也又云朱子與黃直卿手畢曰伯

暮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目為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亦具載墓誌中伯暮名士繇一名伯休甫田人移居依朱子於建陽○元圻案何注一名伯休四字從閩本增東坡韓非論云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慘叢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實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陸放翁方伯暮墓誌見渭奇集三十六

生之徒十有三第五十章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集證韓非解老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六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元圻案陳振孫曰石林老子解從之宋邱相賓朋宴語曰老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為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肢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 容齋續筆九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為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原注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

欲是說無欲○元圻案道德經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晁氏讀書志道家類王安石注老子二卷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於有無字下斷句與先儒不同 朱子語類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集證今本道德經無此二語此即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

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元圻案文子十守篇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汚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

谷神一章第六十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循天之謂養生之

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

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

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元圻案畢氏攷異陸德明曰谷

河上本作浴云浴養也見釋文後漢陳相邊韶建老子碑銘引亦作浴神是與河上本同見隸釋 馬公驢釋史曰谷神列子引黃帝語也或云五千言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原注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其書稱平王問道

原注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其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案平王問道見今本道德篇

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勸取之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後漢書后紀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女也明帝崩后為皇太后章帝

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曰馬氏無軍功奈何得與陰郭中興后等即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

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

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漢書魏相傳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敏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

兵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

五者非但人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事乃天道也

之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織網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自然

班固答賓戲杜甫同谷縣詩韓愈爭臣論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

圓行欲方微明篇孫思邈取之唐書隱逸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莊孟詵盧照隣

等師事之答照隣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

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三國志吳陸抗傳抗字幼

節抗開都下政令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下德篇王吉取之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阜鄉人也為諫大夫上疏言得失曰欲

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解今本文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

失上仁篇枚乘取之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南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逆乘奏書諫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云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

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上德篇鄭昌取之

漢書蓋寬饒傳諫大夫鄭昌怒傷寬饒忠直曰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云

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下德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

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微明越絕德序外傳記曰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勾踐至賢種曷為誅范蠡

劉子忠臣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上德何休忠臣注公羊莊十二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

之行守弱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精誠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上德皆見此

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元圻案漢書藝文志道家文子九篇老子

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厚齋藝文志攷曰今本十一篇道原至上禮李暹注豈暹析之與晁氏曰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

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園曰陶朱成術於

辛文柳子厚曰文子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德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

薪之言出曾子當攷元圻案漢書汲黯傳黯字長孺濮陽人學黃老言治吏民好清靜擇吏丞任之又曰始黯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抗志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抗志云老萊子謂

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閻按史記終以不斲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老子傳亦

當從國策元圻案厚齋漢藝文志攷道家老萊子十六篇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



大戴禮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者萊子之行也  
說苑常從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  
常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  
剛耶又以爲老子對常從之言

壺邱子林列子之師也案見列子天瑞篇釋文曰司馬彪注南華真經云名林鄭人也 呂氏春

秋慎大覽下賢篇云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

必以年下云是倚其相於門也然則與子產同時元圻案高誘註子產壺邱子弟子列子仲尼

篇子列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瞀人又黃帝篇云列子師老商氏然則列子有二師也漢藝文志道家列子八篇名禦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殷敬  
順釋文或名圍寇厚齋藝文志攷柳宗元曰劉向別錄曰列子鄭穆公時  
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子產鄭析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穆  
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何言魯穆公時遂  
誤爲鄭即王氏自註曰或謂鄭繻公字誤爲繆公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三  
日鄭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薨於魯宣三年正與魯文公並世列子書楊  
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圍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鄭繆公之薨  
五十五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百一十八年列子繆公時  
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况其載魏文侯子夏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  
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  
鄭繆公二百年矣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

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即令官道之粟  
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史記鄭世家繻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  
安王四年癸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爲繆公意者誤  
以繻爲繆歟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爲誤繆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繆粟  
之事以爲禦寇與繻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相駟  
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

列子以仕衛爲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足之謂

正何云方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爲嫁故上云國不足此  
條非本義全云厚齋蓋有爲言之元圻案天瑞篇子列子凡鄭圃  
四十年人無識者國不足將嫁於衛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何云列子亦寓言元圻案仲尼篇商太宰曰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  
有聖者焉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袿騰而上  
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

狐父之盜案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殮以舖之史記曹相國世家

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 下謂

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

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案下云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

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全云邵子之說高於坡公。元圻案容齋續筆十一東坡作莊子祠堂記云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勤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今之莊周書萬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饋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

五峰 與張欽夫第十書 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

略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

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

之法 原注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

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 原注漢古今人

表作輪邊。元圻案韓詩外傳五達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莊子外篇天道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而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淮南子道應訓與莊子略同糟魄作糟粕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

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  
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  
而口傳之離道遠矣元圻案耳受口傳即道聽塗說王介甫書  
洪範傳後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  
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厚齋之意似本於  
此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  
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六百一  
十七引  
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  
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鈞

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嚼舌出不  
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集說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李  
善注所引與今本同

初寮

閣按初寮  
士安中號

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

竅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逼耳

元圻案齊物論南郭子綦  
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是世無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  
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呬者  
濠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  
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陳振孫曰王安中字履道官尚書  
左丞晁以道為無極令安中既第修邑子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為親榮非  
其志也以道曰為學當謹初何患不遠到安中築室榜曰初寮其議論間見  
多得于以道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

原注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  
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張文潛商屯

田墓誌公諱瑤字某淄川人景祐元年進士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  
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銘曰有商公甚畜不施時棄其直則已  
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畜不使年造物則奚

飾小說以干縣令雜篇外物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原注

有進士程文用此犯聖祖諱集證唐藝文志道士成元英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元英字子實文州人貞觀間召至京師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徐無鬼列子仲尼篇釋文

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原注秉謂公孫龍也○元圻案列子釋文唐殷敬順撰書散附於張湛注中消亂不可別與化任大椿芝田於道藏中得其原書遂版行大椿乾隆己丑二甲一名進士官至御史其官禮部時與元圻為忘年交貧而好學篤行之士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釋畜雞大者蜀

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

雞為小也未詳閻按昌黎熟于莊蜀本越字○元圻案庚桑楚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其才固有巨小也陸氏釋文越雞司馬彪向秀云小雞也或云荆雞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

已矣事其心出人閒世元圻案人閒世仲尼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呂吉甫呂惠卿字曰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引外物篇之文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何云

殊不足取○元圻案書錄解題莊子義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甫撰郭象注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或問朱子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只在齊魯滕薛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元圻案外篇繕性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郝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

盛竊之二事相類

元圻案四庫全書莊子提要郭象字子元河  
南人世說新語曰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  
旨統向秀於舊註外別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  
而秀卒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遂竊以為已注乃自  
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  
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采是文案秋水篇與道大  
塞句釋文云塞向紀輦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世說所云象自註秋水至樂二  
篇者尚未必實錄矣南史徐廣傳廣撰晉紀時有高平郝紹亦作晉中興  
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  
無聞於時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  
書紹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支離疏鼓箠播精

人聞世  
文選夏侯孝若  
東方朔贊  
注作播精  
集證莊子  
釋文播精

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精下卦占兆也鼓箠  
播精言賣卜按釋文數字必精字之誤山海經去精用徐米注精祀神之米  
離騷懷椒糈而要之注精精米所以享神也說文云廣財下問曰肥从貝正  
聲讀若所然則播糈當作播肥○元圻案李善注精音所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

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大宗師注

李太白日出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

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

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齊論注邯鄲枕南柯

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木

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

出於此集證沈既濟枕中記道士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

尚未熟也李昌齡樂善錄淳于棼書寢夢二使引自宅南古槐下入至一城  
榜曰大槐安國王見大槐出典南柯郡二十年許及覺命掘槐下窮其穴直  
上南枝即南柯郡也棼大駭復命掩之○元圻案晉書儒林傳杜夷字行齊  
廬江潯人也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博覽經籍閉門教授微辟並不就所著幽  
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文子原道曰天常之道生成而不有成化而不幸萬  
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知怨郭象注本此東坡夢齋銘序  
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  
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銘曰我觀世人生  
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邱山高

莊子天下篇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

也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

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原注說苑反質篇載禽滑釐問

滑釐呂氏當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釐列子楊朱篇作禽滑釐古今人表作禽屈釐○元圻案呂氏春秋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列子湯問釋文滑釐音骨理墨翟弟子也

庖丁解牛養生主行其所無事也管子制分篇云屠牛坦朝解

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注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賈誼陳政事疏

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

詩語也元圻案楊龜山語錄謂莊子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朱子語類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曰熟胡子知言云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綸之業一目全牛萬隙開也書錄解題儒家類胡子知言一卷五峰胡宏仁

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師之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

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元新案王坦之字文度湛之孫述之子晉書本傳謂坦之

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論具載本傳胡文定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春秋以道名分之言朱子語類舉天運天其運乎一段曰數語好是他見得如此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

豫且事有二說苑正諫篇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

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

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者也集證薛綜注引說苑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

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

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外物篇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繼序按豫且即漁之二合聲

郭象人間世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問本作臆

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何云方本已云爾○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朱子因是書作韓文考異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

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放言詩謂

泥空終日著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周

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

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莊子齊物未

不和無私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張文潛柯山集有老子論此條所引蓋論莊子也今本柯山集從永樂大典錄出較舊本多十餘卷亦不載是篇

莊子逸篇

陸德明敘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

反故莫能暢其宏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

元云一曲之才妄竄竒說若闕奕意修之首何云首猶篇也

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案敘錄作三容齋隨

筆十二引之亦作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

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

漢書藝文志雜占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

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元所注特會

莊生之旨原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集證

注十六卷云本二十一卷今闕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隋志司馬彪輔元耽好元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史記老莊列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莊子畏累虛篇名也按今亦無此篇○元圻案容齋續筆十三闕奕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原注

司馬彪曰元天山名全云原注是正文集證引見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魃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

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

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魃鬼

黔首不知以為魃祟也集證引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禮儀類

更名民曰黔首一字不應見莊子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

智不如童子也元圻案引見藝文類聚八十六果部上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集證引見御覽三百九十二人事部○元圻案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閩本作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集證引

七百三十五方術類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琳語本此○元圻案六朝事蹟大巫山在溧水縣北四十里小巫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原注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全云原注是正文方樸山云淮南子道應訓

載此較詳○元圻案此條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註又案左思魏都賦理秋御善注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其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尹儒作尹需而文亦增多二十二字蓋彼注有節文也當以魏都賦注為正漢書禮樂志師古注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淮南亦作尹需高誘注秋駕善御之術

空閣

原注一作門○案宋玉賦空穴來風潘岳悼亡註引莊子亦作空穴

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

能苦其性者

原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全云原注是正文集證引見文選宋玉風賦○元圻案藝文類聚八十八載此條無第三句註文亦小異多缺誤

紼謳所生必於斥苦

原注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全云

原注是正文集證引見世說任誕門注○元圻案世說注引司馬彪注斥疏緩也之上有紼引柅索也五字酉陽雜俎破誤引司馬彪注曰紼引柅索謳換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為人用力也與世說注所引不同

庚市子堅之毀王也

方樸山云王作玉集證引見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善又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

無慾者也有爭財相關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鬪者止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

案藝文九十載此條無前字

為誰對

曰子路勇且多力

藝文作子路為勇

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

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

名

藝文作其名為鳳

為鳳鳳之所居也

藝文無鳳之也三字

積石千里河

水出下鳳鳥居上

藝文無此八字

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

百仞以球琳琅玕為寶

太平御覽作實藝文同

天又為生離珠一

人三頭遞起

藝文作遞起

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

仁右賢左智藝文作右智左賢。集證引見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按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莊子云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曰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以琳琅為實與此小異。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元圻案引見御覽四百四十五而舜師之作而為舜之師。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讀今本太平御覽作作誤。原注觚竈額也。集證引見御覽一百八十六居處部。元圻案原注文亦見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八十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吾衍閒居錄曰古人穴地為竈故席地可憑其觚。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

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原注羊溝鬪雞處株魁師也雞畏狸也。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一十八羽族部。爾雅鬪雞私取狸膏塗其頭輒鬪無敵此非有厭勝特是狸能捕雞異雞聞狸之氣則畏而走。羊溝亦作陽溝爾雅釋畜雞三歲為鷄。

郭璞註陽溝巨鷄古之名雞。元圻案藝文類聚九十一載此條多莊子謂惠子曰六字原注是司馬彪注文亦見藝文類聚。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元圻案此條見何書當考。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何云抓玉篇古華切引也擊也。集證引見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按漢書枚乘傳十圍之本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元圻案注藻浮溪集種德堂記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葉耳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亦作搔。字林搔先牢切抓壯交切。

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集證引見文選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顏氏家訓勉學篇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此耳學之過也。元圻案藝文類聚九十二之堦句無之字堦作危榆作枝八十八引莊子與此條所引同。文選陸士衡贈馮文熊詩注引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從風而起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與此文同又引司馬彪注曰堦最高危險之處也。

困學已聞生

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一十三珍寶部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曉流集證御覽作其

服博戲其曉流偽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集證引見御覽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引見御覽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青鷄愛子忘親原注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全云原注是正文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〇元

折案爾雅釋鳥鷄鳩冠雉郭註鷄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歧尾為鳥鷄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

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

矣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原注酒尊也集證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一器物部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四人事部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元折案引見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四夷部今本作將子曰蓋莊字之誤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

之好龍室彫文畫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

牖施尾選注作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閣本作弄而還走選注作退走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

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集證引見文選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

流脈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癩病集證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九疾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

見鷓以五鈞射者見鷓而不見雀

集證引見藝文類聚巧藝部

田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

原注喻聖主之法明奸至不敢蹈也 集證引見後漢書劉陶

邊讓兩傳注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

昔我先君伐衛克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

案吾當作君

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

將救之簡子愀然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

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集證

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人事部。元圻案今本御覽作鄭龍曰昔踐土之盟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固將殺之簡子還車輟田曰今吾田也得士文多缺誤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集梁君下車殼弩原注一作弓欲射之

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

公孫龍

新序作公孫襲

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

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

齊景公之時

原注齊一作宋

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

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

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

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

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

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元圻案亦見御覽四百五十七

藝文類聚六十六載此條文有增減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

原注一作肉

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原注輒繫者也一作撮 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元圻案史記李斯傳註索隱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或蘇子亦有是言也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

食之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元圻案今本御覽誤入子思子之下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集證引見後漢祭祀志劉昭補註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始規二旬而葉成

原注鷓為鷓鷃為布穀布穀為鷓此物變也 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五十四木部。元圻案今

本御覽誤作淮南子藝文類聚八十八載莊子槐之生也云云無更旬二句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九人事部

禮若亢鋸之柄

原注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集證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三器物部。元圻案注亦見御覽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

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

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

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集證引見御覽

六百七學部 閻按余孫名學翼取此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

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 案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郭象止定為二十三篇是逸十

有九篇也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

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

碎璧亦足為篋積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閻按漢

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書其為逸篇可知備載之以補王氏之漏焉 任車未虧僅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霄奮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 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於不生存於不存存於不存亡於不亡 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富天下奢儉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節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充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襲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倭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瘦

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蚤蝨著面不可射也蟻蝨著身不可斫也 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元聖之與野人也 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 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 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 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 夫嬰兒未知而思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 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身非易事理然也 全 云張南漪語予曰道德指歸前有各神子序其曰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 班氏避明帝諱更之為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即 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 為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答之蓋 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閻潛邱乃以為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 何其狹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漪之言駁而篤然余并疑是書乃贗本。元坊 案近仁和御史孫志祖讀書錄續編困學紀聞載莊子逸篇數十然未盡 也穀梁傳哀二年疏引莊子楚人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即謂之曰此矛 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 爾楯若何顏氏家訓勉學篇引莊子魏二首文選吳都賦注有繫謂之縣無 謂之解西征賦注引襄公之應目夷知大體者也難蜀父老注引兩袒女浣 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若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烈 凍手足勝胼何以至是也藝文類聚二引陰陽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 陽不爭故為寔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雷又陽炎陰為虹八引水靜則明濁 則混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又引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 地動八十七引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九十一引鷓鴣為鷓鴣為布穀布穀復為

鷓此物變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梁麗可以衝城司馬彪注麗小船也皆今莊子所無又南史何子朗嘗為敗家賦擬莊周馬捶蓋馬捶亦逸篇也愚案列子天瑞篇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張湛注曰莊子亦有此文併引向秀注今莊子無此文陸德明莊子釋文逍遙遊聲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此下更有盲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別者不自為假文履今逍遙遊亦無此二句天道篇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與藝文類聚八所引稍有不同耳不得竟謂之逸文若初學記所引梁麗可以衝城見在秋水篇孫氏或未詳考

太平御覽 九百八十 三香部

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

熖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為此言而不

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原注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

膏燭以明自煎 全云楚老父之言見於龔勝傳。元圻案史記蘇秦列傳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殺秦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資舍字君倩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并既篡國遣使迎勝勝不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呂香自燒膏目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謂 漢書藝文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

也見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 案北堂書抄一百二十九引 又曰蒲

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九年而服

師曠見太平御覽 三百八十五 漢書稱孝已 漢書陳平傳今有尾生孝已之行注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又武

五子傳孝已被謗伯奇流放 文選馬融長笛賦注引世紀曰孝已母早死高宗或後妻之言放之 莊子外物篇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 而曾參悲 莊子稱蒲衣子 應帝王第七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案周書太子晉解晉平公使叔

有虞氏不及秦氏云云 其事見此 原注太子晉事見周書○元圻 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 弗能與言師曠曰請使賔臣往師曠見太子云云師曠曰王子汝將為天下 宗乎 史記荀卿傳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在蜀今 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為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漢藝文志班固自注又以 佼為魯人後漢書呂強傳註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 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 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見文

選陸士衡猛虎行注 集證水經注沂水條盜泉出沐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比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即斯泉矣淮南子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元圻案漢書鄒陽傳陽齊人也景帝少弟梁王待士鄒陽之梁陽為人有智略不苟合羊勝公孫詭惡之孝王下陽吏陽上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目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目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太平御覽有也荷彼

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太平御覽有雷澤也

旱則為耕者鑿瀆狩狩太平御覽作則為獵者表虎故

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見太平御覽八十一文心雕龍

祝盟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

之祠田豈他有所據乎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

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沈約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程子見家語致思子華子見莊子讀王近有子華子之書

謂程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

子之師水心葉適字正則銘鞏仲至全云名豐所謂程子

即此書也朱文公讀子華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

模擬者所為決非先秦古書集證玉海五十三書目儒家子

所校讐中外書子華子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複重十三篇定著十篇又曰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善持論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元圻案莊子讓王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信侯昭信侯有憂色 朱子曰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其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或云王鈺性之姚寬合威多作偽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觀其書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率章宗君二祥蒲壁等事皆剽剽他書傳會為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



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甚明晁公武曰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託爲之葉正則鞏仲至墓銘曰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愴固之心蔽賢者違天地所愴固使之氣沮志奪佛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地敗而辱激故是言也日知錄莊子所云子華子乃韓昭釐侯時人按史記年表韓昭侯元年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二十一年其非孔子所見之程子明甚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宏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

萇宏叔向之沒久矣

元圻案內儲說下叔向之讒萇宏也爲萇宏書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遣其書周君之庭周以萇宏爲賣周也誅萇宏說苑記誅萇宏事與韓非子略同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

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

案見內儲說上又曰且夫重法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

集證劉歆新序論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隲潤而論四

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五蠹

韓非子篇名

曰周去秦爲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

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報王倍

秦與諸侯約從衛爲衡之事未詳

方樸山云衛成而秦帝從成而楚王周滅於從

衛亡於衛正相對望全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元圻案史記周本紀報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三十六周君王赧卒

說疑

韓非子篇名

曰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二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

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

雅侈

案在下中今本作推

餘皆闕呂氏春秋

仲春紀當染篇

云夏桀染於

羊辛岐踵戎

畢氏沅曰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慎大篇皆作干辛說苑尊賢篇作干辛岐踵戎墨子諸書

多作推哆 殷紂染於崇侯惡來 高誘註惡來嬴姓飛廉之子 周厲王染

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 高誘

註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虢石父諂諂巧佞之人也以此致王其能久乎畢氏按墨子作染於傅公夷蔡公穀 此四王者

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干辛 在下 榮夷終卽榮

夷公虢公鼓卽虢石父 原注墨子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元圻案此墨子所染篇文 傅子矯達篇

桀信其佞臣推哆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

正臣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 詩以伐崇墉正義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事故伐之 晉語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姬問焉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韓子 和氏篇 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

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

焚之無異也 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

又 和氏篇 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

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

閑冗宋景文 屬疾第五首 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 原注

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元圻案 四庫全書韓非子提要曰韓子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休本稱舊有李瓚注然瓚為何代人休亦未之言

王應麟玉海已稱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休何所據也

又 問辨篇 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

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

厚鄧析之言也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名家公孫子十四篇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 史記荀卿傳趙亦有公孫龍為堅

白同異之辨 平原君世家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

紕公孫龍 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天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

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說林下呂太史

西漢手筆日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

本此集證說苑說蠶蠶欲類蠶人見蛇蠶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鱸不惡何也欲得錢也

叔瞻宮之奇二人俱見左傳亦虞鄭之扁鵲也案此韓非喻老篇文後魏崔

浩謂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

主慕容暉之霍光也此二語朱子語類解可劉裕之平逆

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哇逕皆有自來元圻案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桑公奇之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常授太宗經書與軍國大謀浩曰臣嘗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云云通鑑晉穆帝紀升平元年秦東平王苻堅素有時譽呂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

下宜請而致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元德之過諸葛孔明也堅廢生自立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又升平三年燕主

慕容雋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雋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晉書德宗紀元興元年桓元稱帝遷帝為平固王居之潯陽三年下邳守劉裕起京口討元元誅帝復位六年裕滅燕十三年滅秦十四年裕為相國宋公受九錫命冬裕弑帝於東堂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顯學篇

劉夢得用此語原注恃作俟○元圻案劉夢得答蓮州薛郎中論書義書曰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世無一矢俟自圓之

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業無非良材耳劉夢得名禹錫自云系出中山唐書有傳

鉅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

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卽墨之斷者

幾何人哉原注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間金魏信陵君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為間三國遂墟矣○元圻案外儲說左下鉅者齊

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壁而求入仕也又云西門豹為鄴令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

復以治鄴因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拜之豹納璽而去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併烹之戰國策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王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為反問趙王使趙葱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王翦大破趙軍虜趙王遷又齊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開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管鄒客令毀公子於魏王魏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四年竟病酒而卒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外諸說此名

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問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為齊宣王之語宣王聞之鄭長

者有言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方為鄭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却合集證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王氏志攷曰袁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諸說右下○何云人主治三公九卿三公治

臺諫監司九卿治其屬斯言不可以韓非廢問按韓謂搖木者折其本張綱者引其綱

韓子難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問按史記作共

呂氏春秋作赦淮南人問訓與韓子同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

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案史記趙世家三國共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

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事在孔子後孔鮒

已辨其妄孔叢子答問篇昔我先君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趙魏伐鄭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

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者皆非之罪也馬氏釋史曰知伯之滅去孔子卒二十

七年然傳記若此者眾說苑尊賢周威公問於甯子曰

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倭胥邱負

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

成王時以為平王繆矣原注甯子甯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城濮之戰在楚成王四十年歷穆莊共

康郝敖靈而後平王立又正諫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

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納之對曰臣不能為

樂臣善隱咎犯晉文公舅平公文公之六世孫又權謀曰石乞侍坐於屈建

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屈建楚共王時人白公勝平王之孫又尊賢曰介子

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介子推從

亡文公得國隱而死不聞有相荆事其時夫子猶未生也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

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

上集證說苑佚文也引見後漢皇后紀上注文選魏都賦西征賦注同案靈公獻公會孫荀息於獻公卒後死里克之難按犯

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

述紀之誤也新序雜事楚共王逐申侯申侯成王時人共王成王之曾孫晉

文遇欒武子也武子欒書也晉景公十三年書將中軍景公文公之孫葉公諸梁問樂

王鮒樂王鮒見左傳襄二十一年葉公諸梁見哀十六年皆不同時

韓子十過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

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攷

集證元吳師道本趙策直作延陵君不復知鮑氏之改王為君矣

韓子內儲說上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何本東門外

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

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

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似順論慎小篇云吳起

治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

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夫

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

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債表來  
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

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

年徙木予金事見史記商君列傳其祖吳起之遺智歟元圻案容齋四筆六

商鞅變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

乃下令吳起治西河云云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效起史記吳

起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而烈王立七年而顯王立顯王

八年為秦孝公元年衛鞅入秦

說文部古者宿沙今說文作風古宿風通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

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

一魚焉見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五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

雖十宿沙不能得焉見御覽八百六十五元圻案漢書藝文志

錄一卷春秋正義史記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史記魯仲連列傳魯

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  
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鵬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

言哉元圻案博選篇曰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

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

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斯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

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誅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

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

視指使則斯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

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王鈇篇鶡冠子曰其制邑里都使矐習者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

置有司四里為扁扁注扁當為甸後皆放此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師

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夫守焉齊語管子於是制國五

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

人焉以為軍令世兵篇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渾

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又曰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榮門

吉凶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

人六觀乃見其可又曰至德無師泛乎若不繫之舟能者以濟不能者以

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迫於嗜欲小知

羞 賈子鵬賦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英強大  
兮夫羞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又曰夫禍之與福兮何其糾纏命不可  
說兮孰知其極又曰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又  
曰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  
者死權兮衆庶每生又曰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又  
曰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濔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 柳子厚  
辯鶡冠子曰余讀賈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吾意好事者  
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誦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  
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遠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  
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 書錄解題道家鶡冠子三卷陸佃解案漢志鶡冠  
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今書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非其全  
也韓公頗道其書至柳柳州則曰凌鄙言也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  
文飾之自今考之柳說為長 李善注文選鵬賦多用鶡冠子顏師古注賈  
誼傳略不一及豈所見與柳子厚同歟

戰國 秦

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元圻案尹文子大道下鄭人謂玉木理者為璞周人

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 漢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能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游樓下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見慎

子

集證不聰不明四句在亡篇中引見御覽四百九十六○元圻案書錄解題法家慎子一卷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先申韓申韓稱之唐志十卷滕輔注今纔五篇桑莊周荀卿書皆稱田駢慎到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

吳子

初見魏文侯

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

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

桑氏也

原注一本改桑字丁為乘誤○元圻案漢志兵權謀吳起四十六篇今存六篇說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屬士宋高似孫子略謂其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

程子

伊川遺書

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

勢

治衆

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集證曹公注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漢志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孫子列傳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牧之言固未可以為據也 多多益辦史記淮陰侯傳作益善此從漢書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一而能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

對魏文侯之言

原注見說苑反質篇

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元

案班固自註曰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韓子

外諸說

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

邕謂唯郭有道無愧呂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

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閩按番音婆番吾趙地名漢為蒲吾縣今之平山縣

也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何云此條當入前韓子中○元圻案後漢書郭太傳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唐書劉又傳劉又者一節之士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

原注孫子用間篇當參攷伊呂

聖人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避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閻按王氏竟忘伊尹事出孟子○元圻案今本鬼谷子作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厚齋此條所引據太平御覽孫子用間篇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新舊唐書作三卷蘇秦撰柳子厚曰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隘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晁氏讀書志曰史記謂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尹知章敘謂此書即授儀秦者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

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脍篋

轉丸脍篋今七

三章然秦儀用之

裁得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



見其闢奧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

之道文心雕龍論說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

術原注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揮闔揮闔既動然後用鉤鉗元圻案鬼谷子揮闔篇押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又

飛箱篇曰引鉤箱之辭飛而箱之鉤箱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嚙而箱之周禮春官典同正義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

蒯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

長史記田儼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全云唐人趙蕤著長

短經十卷侈談王霸機權正變之說蓋本於此集證漢志從橫家蒯子五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元圻案漢書蒯通傳蒯通范陽人也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史記田儼傳太史公曰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八十一首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欲令此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長短書是也又主父偃傳主父偃者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又張湯傳邊通學短長剛暴彊人也劉向使戰國

策序曰書木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漢書張湯傳注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說隱繆用相激怒也又蘇秦張儀之謀極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漢書藝文志諸子之最先

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

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

賈誼書脩政語下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元圻案

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與早卒之說不合攷漢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文心雕龍諸子篇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唐逢行珪鬻子序曰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編秩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知孰是

呂氏春秋審分覽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

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案高誘注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生

死等古陽朱貴已孫臏貴勢孫子有勢篇王廖貴先見良貴

後注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荀子天論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

於先楊倞注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老子有見於詘無

見於信注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

畸注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注宋子名鉗宋人也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皆以已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見少而不見多也墨子有見

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已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柳子厚作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

職篇云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

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

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

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

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

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元圻案楊升菴

謂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今案傳中實兼取其意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見本傳

於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篇

說苑權謀篇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

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

時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

案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四按晉平公以魯昭十年卒自是年以至春秋之終又歷七十四年晉雖衰而未嘗亡也又周威公乃當考王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

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

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

為知幾

元圻案史記六國表周元王三年晉出公錯立定王十三年晉哀公元年晉世家出公十七年四卿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當在定王之十二年周本紀定王子哀王哀王弟思王思王弟考王相繼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代立然則晉出公亦卒於兩周未分以前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

何云牙字乃耳字象

文作耳傳寫之誤 集證繫辭傳藏諸用鄭本作臧惠棟云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漢書皆以臧為藏○元圻案孔叢子公孫龍篇公孫龍言臧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明日平原君曰疇昔公孫龍之言信辯也答曰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呂氏春秋審應覽淫辭篇作三牙案呂覽本味篇堯舜得伯陽續耳畢氏校云尸子諱非子作續牙皆隸轉

夫之此誤耳為牙之證畢氏於淫辭篇校云餘姚盧氏作三耳是也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

見漢書本傳

新書云五美附

原注見五美篇

字當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

誼之言本此

案誼本傳疏曰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其履新書階級篇作弗以加枕弗以直履

非子

外儲說左下

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

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

見本傳政事疏

此語見六韜

守土

主上之操也

亦見政事疏

語出尉繚子

元圻

案 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六韜六卷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有金版六韜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韜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文武虎豹龍犬也則戰國之初原有此名然即以為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韜六篇班固自註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韜別為一書顏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又尉繚子五卷周尉繚撰其人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

漢志雜家有尉繚子二十五篇兵形勢家有尉繚子三十一篇今雜家亡而兵家傳二十四篇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

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

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

於此集證晉書列女傳苻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

賈誼書禮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媪

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

媪當作媪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后土富媪張晏曰坤為母故稱媪刊誤曰言后土富媪者出漢以土德也仁傑曰媪當作媪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媪有二義一曰媪媪天地合氣也一曰媪媪也富媪以烟媪為義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澈地富媪物時熟之意

熟之意

鹽鐵論周秦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

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天閻按暑氣多天

寒氣多壽出淮南墜形訓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

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温飢飽之

為修短驗於物者也見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論養生者盍於此觀

之原注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温以血脈以燠通○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物理論云云見藝文類聚醫類

淮南子說山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眾皆怨得

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方樸山云此狙公賦芋之說為魚德者非

挈而入淵為蜎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

案荀子天論謂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聖人順其天政亦此意

亦見文子上德篇此柳子種

樹郭橐駝傳之意

文子道德篇

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龍聾無耳淮南

子說林訓

曰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

不自陷又况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

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

龍聽以角不以耳

原注山海經檢此語未見 閻按季海名准金華人孝宗朝丞相 集證山海經龍聽以角之

說宋黃東發曾駁之不知所據何本張世南游宦紀聞引焦氏易林云牛龍耳聾本草注引生育論云龍耳虧聰故謂之龍亦能聽不以耳之證○元圻案王淮事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

飲則小盈

見太平御覽六百七

伊川

作明道行實

謂如羣飲於河各充

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

者豈肯為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元圻案抱朴子內篇論仙第二按董仲舒所撰李少

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 晉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為丞相時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遷散騎常侍自乞為句漏令終於羅浮山事迹具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雜家抱朴外篇五十卷今本作內外篇八卷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名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居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

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職官三云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

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

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閻按隋書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

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 何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形管之法也 集證史通史官篇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元圻案抱朴子論仙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 西京雜記今本六卷舊唐書經籍志曰晉葛洪撰朱黃長睿東觀餘論謂事皆劉歆所說葛稚川采之其稱余者皆歆本文此條所引今本無此文 漢武故事今本一卷舊稱班固著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 荀悅叔之孫後漢書本傳悅字仲豫獻帝頗好文學悅侍講禁中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

祛惑抱朴子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其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搥三折今乃大悟內篇二十

史記世家韋編三絕鐵搥見於此原注搥一作搥此方士寓言也 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十六引論語比考識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搥三折漆書三滅葛氏蓋本緯書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

三略者始見於此原注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未有三略之名含神霧云風后

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見史記留侯世家索

隱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

以三略為是荆公咏張良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元圻案李運命

論載文選李善注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又賦注引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上有上略中略下略 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黃石公三略三卷案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略之名則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藝文志並同光武詔引黃石公乘能制剛弱能制強之語出此書軍讖之文又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注疑即商英所為撰

太平御覽十引鄒子曰朱買臣字翁子漢書有傳孜孜脩學不

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何云買臣流粟

高鳳漂麥○元圻案後漢書逸民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目農故為業而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曰曝麥於庭合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其後遂為名儒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

原注見初學記禮事類集證藝文類聚引此下有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四句

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

元圻案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

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

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全云此做孟子行辟人之意而失之元圻案賈山至言徐樂世務書篇末議

論皆主尸子之意皆言治而忘其本者晏子春秋景公用於著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闢倉庫之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晏子曰心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晏子之言庶幾知本

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序傳譏之曰充自

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

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

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閩按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

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

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

說驂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  
行於九夷案俱見論衡問孔篇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

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

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元圻案後漢書王充傳

也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注袁山松漢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充本傳注抱朴子曰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宋高似孫子略曰袁山松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見宋史文苑傳陳振孫載其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脩三國志題其齋曰袁斧書將成而卒著灌園集三十卷今存二十卷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尚本有孔子集證云見好生篇荀子哀公篇同尚

書大傳以為成王問周公集證云今本大傳無北堂書鈔引書大傳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

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順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荀子哀公篇注引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

宿諸敵首見初學記九帝王部餘糧棲敵本於此元圻案末句問本

思魏都賦餘糧棲敵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李善注淮南子曰昔容成氏之時置餘糧於敵首胡廣碑曰餘糧棲於敵敵淮南繆稱訓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未耜餘糧宿諸吻首文與子思子略同高誘注東戶季子古之人君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苑氏讀書志子思子七卷今本一卷乃宋江曄編王氏漢志攷謂取諸孔叢子蓋即此本此條蓋正王楙野客叢書以餘糧棲敵始於左思之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案咸今本人物志作咸誤為德以謙為道老子

以無為德以虛為道此八觀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

與老氏異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事迹具三國志本傳其註為劉昞所作



聃字延明燉煌人 阮逸序曰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備考其行事而約入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

亦不常絕元圻案法言五百篇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宋咸注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闕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出或亡而絕出則萬化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云云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成法言重黎篇王介甫日出

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韋元成則眾人矣元圻案漢志道家黔婁子四篇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欲以為相辭齊王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 漢書韋賢傳賢少子元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安危語也

余襄公全云名靖謹箴用之集證太平御覽引殷康明慎云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言慎也山谷漫尉詩云覆轍索孤竹奔車求仲尼皆用韓非語○元圻案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起家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謚曰襄事跡具宋史本傳著武溪集二十卷

四庫書著錄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

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

闔廬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原注非筆削為十三篇也 何云非筆削句亦

正文○元圻案太平御覽載魏武帝策曰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廬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况文繁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漢藝文志兵權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杜牧注孫子序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非曹不能盡注解也子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意曹自於新書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子因取孫武書備其注其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全云胡致堂寅云

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

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按問

問楚中人亦云不識迷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子其抽條可食兒童呼為陽馬奉恐即迷陽草○元折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

男忠錫孫

孝濬校字

國學紀聞注卷十

